# 皋兰夜语

# 走近经典：当代散文的高端追求

## （代前言）

古　耜

经典化的概念应不应该与当代散文相衔接？这一问题涉及到时下文坛带有根本意味的分歧即“当代文学经典化究竟是不是伪命题”，所以，观点不同的论者很可能会作出截然相反的回答。

而在我看来，提出当代文学经典化，其真正的意义，恐怕不是匆匆忙忙地给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贴标签，排座次，下断语；而是要确立一种标高，倡导一种追求，形成一种风气。这种标高、追求和风气，对作家而言是创作上的“取法乎上”；对社会而言是接受上的披沙拣金。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，把经典化概念引入当代散文，不仅是应该的，而且是必需的。

第一，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中国当代散文依旧保持着繁荣发展的态势，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扰。这突出表现为：一种透显着后现代意味的“全民写作”潮流，强势袭来且历久不衰。这一潮流尽管包含着现代散文所珍视的民间性、原生态、率真感和自由感，但同时也加剧了散文写作须警惕的杂芜感、粗鄙感、碎片化、极端化，乃至“去深度化”、“非艺术化”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代散文如何同“全民写作”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交流，进而撷英咀华，扬长避短，因势利导，优化自身，便成了一项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。

而要完成这项任务，无论精英散文家还是大众写作者，都需要付出多方面的探索与努力，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，便是坚持对经典的敬畏，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经典意识与经典诉求。因为只有这样，色彩缭乱、音质嘈杂却又生机勃勃的“全民写作”，才有可能获得正确引领和有效提升，并最终聚集和呈显自身的正能量；也只有这样，当下的散文创作，才有可能面对无边的喧嚣与扰攘，保持一种精神言说所必需的清醒、睿智与高蹈，进而叩问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。

第二，相对于其他文学样式，散文的突出特征之一，是文体的边缘性和兼容性，即：它可以自我为圆心，同文史哲经诸领域几乎所有的现象与话题，作自由亦自然的融通与嫁接，从而直接准确地传递作家的所闻所见、所知所感和所思所悟。这种得天独厚的文体优势，决定了散文对于一个民族经典的生成，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。而古今中外的思想和文化元典大都以散文形式存在，恰好说明了这一点。从这样的背景和事实出发，今天的散文家在创作实践中，理应有一种“与史同行”的庄严感和责任感，理应多一点自觉的经典意识和执着的经典追求，也就是说，要尽其所能，增添笔下作品的经典品质和经典元素，使其形成走向经典的积极态势——毋庸讳言，对于绝大多数当代写作者而言，跻身未来的经典之林，只有小之又小的概率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放弃必成经典的盲目自信，也可以忽略谁是经典的无效纷争，只是绝对不能没有走近经典的虔诚态度。

对于当代散文来说，引入经典化概念既然理直气壮，势在必行，那么，如何把握经典化规律，推动经典化进程，便显得至关重要。有论者认为：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大浪淘沙，自然而然的过程。言外之意，文学经典会随着时间的

推移而自动呈现。这样的说法仿佛有些道理，只是一旦质之以中国散文经典生成的历史，即可发现，它把问题简单化、粗疏化了。事实上，散文乃至一切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，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，或者正如西哲所言，是一种隐藏了权力关系的积极运作和话语表达。

不是吗？陶渊明的辞赋散文在作家生活的东晋就已传布，但此后数百年并未得到广泛认同，它的名声远播得益于宋代苏东坡的鼎力褒扬。由此可见，作家与作品的经典化，与文坛巨擘的发现和推举大有关系。唐宋八大家固然久负盛名，只是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最终确立身份，却以明人茅坤的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为标志，这分明告诉人们，优秀的选本是作家作品进入经典的又一重要路径。鲁迅的散文和杂文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经典，而在它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，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高度赞赏，无疑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它说明文学经典的出现，有时也需要体制和权力的扶持。史铁生的散文《我与地坛》，也许算得上离我们最近的经典或准经典。这篇作品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赢得普遍的声誉，一个重要原因，便是它的一再进入各类校园，频频收入各种教材、教案与试题。这又形成一种启示：文学教育是散文成为经典的强大有力的推手……无须再作胪陈，仅凭上述，我们已经触到了散文走向经典的奥妙之门。

正因为如此，散文界应当悉心研究与经典化密切相关的诸多因素，深入总结它们的特征、功能和作用，从而在走近经典的过程中，保持更多的洞彻、从容与自由。然而，必须指出的是，在散文经典化过程中，权力关系等因素所起的作用，固然是显著的、重要的，但终究不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。散文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，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之所以成为经

典，最终取决于其自身的品质——如果否定这一点，神圣的散文经典将失去应有的尊严，从而沦为可以任意炒作或“打造”的流行读物。

那么，什么是经典散文应当具备的品质？这无疑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。其中的难点不仅在于经典散文的命名是相对的；而且人们对经典的理解也常常见仁见智，相去甚远。这里，我只能依据自己的经典认知以及对经典散文的阅读，谈点简单概括的想法：一，经典散文的题旨和内容，无疑应该深深植根于民族和时代的生活与文化之中，应该积极反映或表现这个民族和时代的现实景观与精神风貌，由此构成一种历史镜鉴和社会良知；除此之外，它还必须超越具体的时空条件，去探究生命终极和人类发展，去寻找一些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，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开放性和召唤性。二，经典散文大都承载强健丰沛的人性内涵，善于表现复杂曲折的精神轨迹。其笔墨所致，可以照亮人性最幽深的洞穴，也能够触动人心最柔软的草滩。一部经典散文不啻于精彩细密而又变化有致的精神图谱，足以让世代读者感同身受，最终认识和提升自我。三，经典散文在“说什么”和“怎么说”两个方面，必须具有强劲的原创性。就前者而言，它应该有效地拓展人类的视野，同时为民族和时代提供崭新的视角与话题；依后者而论，它能够让读者惊异地发现，文章还可以这么写，进而领略表达的智慧和语言的美丽。而所有这些随着时光的推移，还会繁衍出新的言说主题和话语方式，直到无尽的将来。

在话语多元，选择多样，秩序重构的今天，走近经典是散文创作不可或缺的高端追求。尽管“吾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但“身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，我们依然要朝着经典的高度攀援。

# 目 录

皋兰夜语 / 1
还乡 / 13
乘沙漠车记 / 23
天上的扎尕那 / 30
重读云南 / 41
新阳镇 / 46
多年以前 / 55
走宁夏 / 65
依奇克里克 / 76
凉州曲 / 84
圣果 / 90
听秦腔 / 96
李白“故里”在甘肃秦安 / 102
追忆一九六五 / 108
尔羊来思 / 113
洮河纪事 / 117
故乡山川永在游子心中 / 123
兰大,我亲爱的母校 / 126

缩略时代 / 128
论疼痛 / 131
谈传世 / 134
论辩诬 / 137
论幽默 / 139
论尴尬 / 142
说运气 / 147
论超脱 / 151
论牢骚 / 153
说电脑 / 155
快乐即自足 / 158
论世俗化的折旧过程 / 160
生命与时间随想(18 章) / 162

王府大街 64 号 / 179
我们为什么读书 / 187
我们还需要文学吗 / 190
我心目中的好散文 / 195
假若曹雪芹有稿费 / 201

我们今天怎样看帝王之爱 / 204
秋实凝香 / 208
行走的哲人 / 228
悲情山川：废墟上的联想 / 232
为谁写作 / 237
文学活着 / 241
荒煤先生 / 247
《贾平凹文集》序 / 251
活着的介人 / 254
达成先生二三事 / 260
怀念罗荪恩师 / 265
华佗与鲁迅 / 269

化石玄想录 / 273
辨赝 / 277
置身西西里 / 283
我在埃及拜谒法老 / 294
俄罗斯人到底生活得怎样 / 302
味外之味 / 308

我下到“世界第一大井”的井下 / 313
摩罗街 / 317
《索债者》：不是冤家不聚头 / 323
赤水酿茅台 / 327
云烟缥缈 / 332

足球与人生感悟 / 338
冬泳 / 350
旦夕祸福论 / 356
无可逃遁的反思 / 361
观球意识流 / 369
世界杯随笔(四章) / 372
多一些狼气和虎气 / 379
刘翔退赛是一种解脱 / 382
开幕式能让我们记住什么 / 385
“包揽”是一个不明智的口号 / 388

# 皋兰夜语

久居兰州的人都知道，深夜出门，不用抬头，即能感到，或身后，或眼前，定有一庞然大物在暝色中谛视着你，那就是皋兰山了；也不必引颈四顾，定能听到一种哈气似的嗬嗬声在空气中鼓荡，那就是黄河的涛声了。

记得 1986 年前后，有位兰州的故交到了北京，闲谈中顺便说起："皋兰山上建公园了。"兴许他的语调太平淡，兴许当时的我未及细想，反正我没当回事。我估计，那无非是在皋兰山腰的某处修了个凉亭罢了。我的想象力再丰富，也是断乎达不到山巅的——在我少年的记忆里，皋兰山高不可攀，直薄云汉，如壁立的屏障守护着兰州，兰州则是偎在它脚下的羊群。实难想象，在这陡峭的几乎寸草不生的皋兰山之巅，能建个什么公园。

终于，在一秋日傍晚，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兰州。下火车后猛一抬头，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：皋兰山还是那副熟悉的静卧了千万年的姿势，老熟人似的对我歉然一笑，但仰观山顶，却全然陌生了，著名的"一棵树"没了踪影，只见原先最高处烽火台的位置上，隐约飞起层层亭台楼阁，与秋夜的星斗混成一团，细辨则有角翼然，在雾霭里明灭，如神话里的蓬莱仙境一般，好像一阵风来，那缥缈的楼阁随时有升入霄汉的可能。这就是友人所言"兰山公园"了吧，果然奇幻至极。由于地面是万家灯火的闹市，山顶是星光灼灼的亭台，而中间部分的大荒山完全融入了沉默的夜色，所谓山顶

公园便有了天上宫阙、琼楼玉宇似的飘游感。我盯视片刻，觉得眼睛发酸，真不知是天宫在轻摇，还是夜气在浮动。

我也算是到过一些地方，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了，就说夜景吧，曾登上国际饭店看上海（听说现在该去登东方明珠电视塔了），也曾登上枇杷山看重庆，还在飞机上看过夜的法兰克福和罗马，但我敢说，它们尽可以其富丽或壮丽炫人，却都不如夜的皋兰山那么富于梦幻之感。我早就觉得，兰州含有某种说不清的神秘和幽邃，暗藏着许多西部的历史文化秘密，凡只到过西安没到过兰州的人，绝对不能算到了大西北；只有到了兰州，而且流连黄河滩，驻足皋兰山者，才有可能摸索到进入大西北堂奥的门径。

我从来都固执地认为，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，只能作于兰州，而且描写的也只能是襟山带河的兰州。“凉州词”乃古乐府惯用的诗题，并非只能写凉州或只有亲临凉州者才能用它，这就犹如唐人写“出塞”、“入塞”的诗很不少，并非每个人都非要出一回塞一样。可是，单就这首诗的意境观之，恐怕诗人不亲自来到一个高山、长河、古城三者奇绝地扭结在一起的地方，是断难杜撰得出来的。

我想象，王之涣是在一个早春的正午，一个假阴天，来到兰州雷坛一带的河谷的，他极目西眺，觉得黄河上接白云，仿佛是从云端挂下来的，就有了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的句子出唇；再侧目一看，发现身边的孤城兰州紧贴着崔嵬的皋兰山，四围群山如簇，使山愈大而城愈小，便生出了“一片孤城万仞山”之慨；当时天气乍暖还寒，兰州一带的杨柳还没有吐芽，王之涣打了一个寒噤，猛听得有羌笛声若断若续飘来，心里想，兰州尚且如此，那凉州以西的古战场，还不知道会怎样的苦寒呢，遂叹息道，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啊。我这样解，唐诗专家可能要引经据典地起来反

驳,但据我所知,只有兰州才具备诗中所写的特殊地貌,往西去,甘、凉、肃、瓜四州不是这样,沿黄河上下逡巡,济南、郑州、西宁、银川等地,也都不是这样。后又发现岑参咏兰州的诗:“古戍依重险,高楼见五凉。山根盘驿道,河水浸城墙”,益发坚定了我的看法。

兰州这地方确乎有种非凡气象,黄河穿城而过,环城则是山的波涛,好似一座天然的古堡,外面的东西不易进来,里面的东西也难出去,铁桶也似的封闭。要是在西安,你会感到关中大平原的坦荡与敞开,而身在兰州,你就没法不体验一种与世隔绝的疏离感、禁锢感,连走路的步子都会放慢。从地图上看,兰州才是中国真正的中心。老人们常说,环绕兰州盆地的群山是一条逶迤的巨龙,皋兰山是龙头,九州台是龙尾,确实越看越像。小时候,我就经常好奇地久久凝视着它,盼望着又惧怕着它会抖动头颅。及长,渐渐知道了龙的传说,就想,这里是否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发祥地?惜乎只是猜想,并无如“黄陵”之类的有史可征。但凭着直觉,我相信这是一块神秘的土地,以前必发生过或不见史籍却惊天动地的事,以后也必会弄出震撼神州大地的响动。

考证起来,兰州的历史甚为悠久,秦置陇右郡,汉置金城郡,隋置兰州,皆为兵家必争之险要。到了今天,它更是西北重镇,交通枢纽:陇海、兰新、兰青、兰包诸线,均奔凑兰州而来,交会之后又各奔东西。川陕及沿海的货物要进入青海、新疆、西藏,或青海、新疆、西藏的产物要运到内地,大都须经兰州这个“瓶颈”。兰州的得名,一说来自夹峙着它的一山一河,即皋兰山(兰)和黄河之滨(洲);一说古时的兰州四季如春,盛产兰花,故有此名。对后一说,我有些怀疑。古兰州府或古金城郡,其实是一个小文化圈的别称,它还应包括河州、湟州、临洮、循化、榆中、皋兰等一大片青海与甘肃接壤的地面。新石器时代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和稍后的齐家文

化，老窝都在这里，前者因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，后者因广河县的齐家坪而得名，你想找最地道的三足鬲和鱼纹盆，恐非此地莫属。曾使举世惊愕，众学者争执不休的“舞蹈纹彩陶盆”，即出土在这个文化地带。此盆也确实奇特得很，盆沿上的舞者，咱们的老祖宗们，头上之饰物似为发辫，披于脑后，而下体之物，就很像男性生殖器，舞者裸体而踏跳，奔放恣肆，性器官非常之突出，这就不能不使学人们大费猜详，一定要破译它的意义了。列祖列宗，你们何以豪放如此？它的笔势、动感、构图、线条均出奇的成熟，却出自五千年前的先民之手，怎不令人惊异。

所以，兰州是封闭的、沉滞的，但又是雄浑的、放肆的。不信，你往黄河老铁桥上一站，南望皋兰山，北望北塔山，下望黄河那并不张扬却又深不可测的浑浊漩流，会感到一种山与河暗中较劲的张力，或蒙克绘画中才有的紧张感。据说现在的黄河冬天也不结冰了，于是不存在解冻问题，但在我小时候，看春天的“开河”，那刺激不亚于惊雷奔电，若是一个人独立河边，或会被它骇人的气势吓得战栗。看啊，一块块硕大的排冰，像一个个满怀仇怨、冲锋陷阵的生灵，互相追逐着、撞击着，那高扬着手臂的冰块杀过来了，那低头冲刺的冰块迎上去了，时而惊天动地地轰鸣，时而粉身碎骨地呻吟，有的冰块狂暴得简直要扑到岸边来捉你，于是冰水都溅湿了你的棉鞋。四野岑寂，整条大河犹如低吼着的、厮杀不断、尸横遍野的战场。夜幕降临，就益发骇人心目。这不由让人想起《吊古战场文》里河水萦带、群山纠纷、声析江河、势崩雷电一类的句子，遥想发生在著名的兰州河谷里的无数部落之间、宗教之间、民族之间、政治集团之间、阶级之间的征战和杀伐……

翌日，天一放亮，我便急于寻觅登皋兰山的途径，想弄明白夜

气中仙山琼阁的来由。我虽在兰州长大,却从未登上过皋兰山,在过去,那几近妄想,这回该偿还夙愿了。此时,王作人先生来了。王是我当年在兰州大学的同窗密友,现为该校教授、新闻系主任,他约我同去拜访另一同学杨临春女士。杨的寓所恰在皋兰山脚下,窗明几净,我们就坐看通往山顶的缆车缓缓上下,以及游客们的嬉笑状。杨说,千万不要白天坐缆车游山,那太没想象力了,一定要夜里上去,你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神秘的兰州。

饭后,三个老同学散步在通往五泉山(皋兰山脚下的一处名胜)的路上,互相打量一番,感慨油然而生。作人是当年班上的英俊小生兼饱学之士,如今业已头顶微谢,一脸沧桑,他那曾经俊逸的脸庞,平添了不少岁月的沟壑。临春是著名的"校花"。当年我在班上年龄最小,虽不明内情,倒也听说,她的追求者就有十八罗汉之多。那可能是夸张,肯定有冤枉,比如仅写了一张小纸条者之类。现今的她,已是五十出头的人,正遇上私人生活的坎坎坷坷,脸色就颇显憔悴,明亮的眸子流露着呆滞,只有秋风中依然苗条的背影,还能想见昔日的丰韵。按老话说,她的出身不好,解放后家境败落,举家作为移民被遣到河西走廊某县,上高中时,寒暑假没钱回家,她就住在学校里,三九天还穿着一双球鞋。她后来的境况时好时坏,似乎一直摆脱不了出身的阴影。她是在外面闯荡多年后回到兰州的,我们开玩笑地说,这叫归正果。看着她的背影,心头忽然升起一种苍凉感: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真像小鸟一样不回来了吗?

他俩都说我不见老,我唯有苦笑,我说,这可能因为咱们西北人皮肤"厚黑",少不显少,老不显老吧。临春忽然向我提了个严肃问题,她说,当年咱们班分配到北京的十几个人,为什么除了一两个,不出几年全都纷纷回来了?有的是老婆拖后腿,有的是生活不

习惯，一个个直到回到老家的热炕上方觉安妥。你说，这仅仅是甘肃人家乡观念太重，畏惧交往，习性保守的缘故吗？我想了想说，这问题太复杂了，几句话怎能说清。直到今天，在北京的甘肃人仍颇为寥落，牛肉拉面的打遍全国并不证明实质上有多大改变，比如，中直系统的全国作协会员近千人，而多年来其中的甘肃人竟只我一个，陕西人则多得多，你说怪不怪？也许，这些都与眼前的这座大山有关系吧。

我小时候就觉得，兰州这座城市有种诡异而神秘的气息，当地俗谚云："兰州地方邪，说龟就是鳖。"比如，过日子禁忌特别多，一言一行，甚至吃什么不吃什么，都能引起大人们的一番指责或恫吓，而大人们自己，也似乎个个寡言罕语，说出话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叫你摸不着头脑。他们之所以如此，是出于害怕，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，希望的事总是落空，担忧的事总要发生。后来渐渐明白，兰州地面，哪方人氏都有，汉藏蒙回无不麇集，而且教派繁多，关系复杂。从老人嘴里，偶然能听到血脖子教与关里爷、苏四十三血战华林坪、马五哥与尕豆妹、新兴教、随教汉人、西路军、民国十六年大地震、民国十八年大旱、血洗邱宅一类的传说，无不染着血腥气，而这些传说反过来就更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神秘。范长江在《中国的西北角》中有一段话说："汉代以后，汉族对于西北各民族之征伐或抗拒，多以兰州为极西之支撑点，即到现在，兰州仍然成为汉族在西北与回蒙藏各族交往之中心，自政治方面言之，中国现在政治力量西部之极限，仍以兰州为止。北过黄河，西过洮河以后，军政权力，尽在回族手中。"范公这番话虽说在 1936 年，对揭开兰州历史上的文化密码，却具有高度价值。

但兰州人也并不缺乏幽默感，有一首年代久远的谣曲，俏皮而

无奈地表达了劳动者对苦难的反讽，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绝妙的中国式的黑色幽默，倘用沙哑的嗓子哼唱起来，定叫人鼻酸而笑：

走了个阿干县哪，买了个破沙锅，
试着去吃饭哪，倒把那嘴划破，
哎世上的穷人多呀，哪一个就像我。

买了个破皮袄啊，虱子虮子多，
穿在了我身上啊，雀儿它来做窝，
哎世上的穷人多呀，哪一个就像我。

娶了个大老婆啊，脸上的窝窝多，
买了一升面啊，倒搽去了一半多，
哎世上的穷人多呀，哪一个就像我。

盖了个破房房啊，窟窿眼眼多，
鸽子来踩蛋啊，倒把那梁踏折，
哎世上的穷人多呀，哪一个就像我……

我觉得，兰州城的性格，就像它那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一样，晨与昏，夜与昼，骄阳与大雪，旋风与暴雨，反差十分强烈；又像皋兰山与黄河的对峙一样，干旱与滋润，安静与狂躁，父亲与母亲，对比极其分明。这里既有最坚韧、最具叛逆性、最撼天动地的精神，也有最保守、最愚昧、最狡诈、最麻木、最凶残的表现。马化龙、马明心、苏四十三们的伟大的殉道精神，已在张承志沉郁苍凉的笔下复

活，虽然我早在几十年前就听过这些回族英雄的传说，却无力写出。作为西北人，我感谢张承志和他的《心灵史》。但我认为，哲合忍耶诚然是一种宗教精神，但它的根须却是深扎在西北的大漠中的，这里的人民不论信教与否，都曾表现出同样万死不辞的血性，这就不单单是哲合忍耶所能囊括的了。广为流传的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，是民间艺人根据真人真事编唱的，老兰州人都会哼几句“马五阿哥的好心肠呀，羊肚子手巾里包冰糖”之类。这故事叙述一对受封建宗法和门阀观念压制的男女青年，婚姻不幸，就不顾一切地“通奸”，向着阴沉而凶残的宗教势力挑战，遂招致杀身之祸，终以“血脖子精神”喋血刑场。使我奇异的是，这故事中“性”的描写极为大胆野气，其反叛性的异乎寻常的决绝，中原文化恐不可能有此胆魄。但我又觉得，它的反叛精神是非理性的、自在的、原始的，带有一种可悲的封闭色彩。

大概就因为这一切，我十分看重皋兰山顶上建公园这件事，觉得它似乎是一个象征：象征着兰州要超越，要登攀，要与山外世界对话，要升高立足点，打破万年的闭锁，汇入大时代的冲动。传说霍去病西征到兰州，正赶上黄河冰封，战士喝不上水，真是“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皋兰雪满山”啊，他一怒之下跨上红鬃烈马，要冲到皋兰山外去，却没能上去，只在山根下用马蹄踩出了五眼清泉，遂有了名胜五泉山。这自然是传说而已。但民族英雄苏四十三反抗乾隆暴政，坚守在皋兰支脉华林坪，被切断了水源，他欲翻山突围而不可得，终于悲壮就义，可就不再是传说，而是史实了。传说也好，史实也罢，似乎都在证明，皋兰山不是那么好超越的。

到兰州第三天的深夜 12 点左右，机缘来了。我们看完秦腔回来，司机小马忽然说，你不是想上皋兰山吗？走。我以为小马在开玩笑，半夜三更的，找死啊。然而，说话间车已蹿出闹市，箭镞一般